

青燈有味是兒時 (續完)

我的童年時代

阮毅成

坐南灣子陪祖母下江南

民國元年，我八歲，先祖母六十大慶。荀伯公昆仲，迎養先祖母到杭州祝壽，又帶我同行。這一次仍住在醬園弄，後遷三聖巷，這是我第二次到杭州。次年，先三叔蘭叔公迎養先祖母到南京，我也隨行。這是我第一次到南京，住在門帘橋。正值二次革命，南京兵變，頗受了些驚嚇。先三叔曾帶我到夫子廟去玩，看到各方面軍隊的佈告，貼滿了街牆。不久，就仍回興化。

先祖母的下江南，是乘的大民船，稱為南灣子，有四進艙。她每次出門，必定要選擇春暖花香的季節，而回去則在秋收登場之後。她在出門前的半年，就開始準備，諸凡送人禮品，途中衣物，都必一一親自檢點。臨行之前，還要祭告祖宗，祭掃先祖父的墓，並到至親好友家辭行。而後集合家人，一一囑咐。至旅途中必帶的，有先祖父的詩集，她自己的詩稿，木刻大本繡像三國演義，及我應讀的課本，免得我因在旅途中，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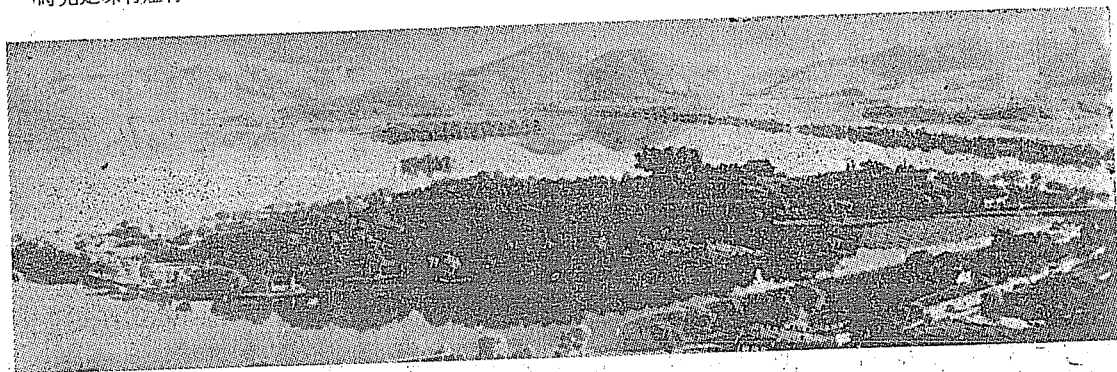
荒廢學業。同行的，除我外，郭媽也是必去的。另外還有親戚搭便船，每次人數多寡不一。

四進艙的南灣子大船，不能進入興化城內。所以每次下江南，都要先從我家的西後門口乘小船，出南水關，再換登大船。送行親友，至此回城。於是鳴砲，鳴鑼，吉時開航。先祖母在船上常對我講農家的樂趣，對沿途的河道、風車、農事、廟宇、寶塔，都有詳盡的說明。有時候，則一面看三國演義，一面講給我聽。先祖母最佩服諸葛亮，而她對我家的貢獻，也真已做到了鞠躬盡瘁。

在裏下河行船。常常要過橋。因若干市鎮，中以木橋相連。並且一鎮不只一橋，行人來往方得便利。橋身係與街道相平，因而南灣子的高船蓬與大桅杆，無法在橋下過去。但當地的老百姓，却早已想到了這一點，把所有的橋，都做成活的。只要有船來到，便有人臨時在兩旁將橋身抽開，使得大船駛過。惟抽橋須有人等候，橋上的人也要先走完，如果遇到順風順水，必須揚帆直

過。任何船隻，皆不能到了橋旁，才停下來，等候抽橋。所以當見有木橋在前的時候，船家就必須先行鳴鑼，使得橋上的人與抽橋的人，有所準備。等到船至橋下，橋板已經抽去，一篙點水，船就已過了橋。因河中來往的船不少，於是常常要抽橋。而每隔三里五里，就有市集，也就有橋。即使沒有市集的地方，為了便利鄉民來往，也駕有木橋，所以一路要抽橋，也就一路鑼聲不絕。船家對於抽橋的人，倒須致送若干酬勞。係事先用紅紙包好，而由立在橋頭上的人，用長竿繫一布袋下垂。船家將紙包放入袋中，便作為兩訖。大概沿途有一定規矩，從無爭多論少者。船過了邵伯或仙女廟，就進入了大運河。再經過揚州，渡過了長江，便到了江南。江南的橋多為石製，有很高的橋孔，足容帆船通過。如果桅杆太高，便臨時下桅，再看不見抽橋的人了！

裏下河與大運河兩岸，多村莊市集，也多廟宇。大廟又必有旗杆一對，直立門前。此不但為了廟門壯觀，也為航船的人，作為一種指標。而



。中念憶在長，處遊舊時兒景風湖西州杭

每一縣城又必有寶塔，高過城墻，可以眺遠。也給航船的人，指示縣城的方向與距離。我兒時坐在船上，就常常在船頭等候旗杆或寶塔的出現。因為每到了一個市鎮或是縣城，就要停船。船家要上岸購買食用物品，我也可以得到先祖母的許可，跟着上岸去瀏覽一

番。

先祖母下江南，是一種消閑式的旅行，所以從不計較行程。船家包送到杭州為止，也不限定要趕路。因以每天走多少路，都無所謂。每次自興化開船以後，就愛走就走，愛停就停。遇到河旁有新鮮的魚蝦蔬菜出售，就停船現買現煮現吃。風大不走，雨大不走。天明開行，黃昏靠岸。走過有什麼名勝古蹟之處，或是先祖母昔年曾到之地，更必停船不走。或則憑吊，或則重訪，待興盡再行下船。那種曠達的胸襟，幽閒的趣味，是現在所無法再得的了！

大運河入江南後，經蘇州、嘉興而到杭州。船到塘棲，杭州就已在望。塘棲以產枇杷著名，我們自仲春由興化動身，到塘棲時，枇杷剛剛上市。再前行便到了拱宸橋，雖則大運河要進入杭州城，到菜市橋斷河頭為止。但南灣子太大，無法進入城內，我們就在拱宸橋上岸。

十一歲跟大伯上杭州求學

其實，當時已有了輪船及京滬與滬杭鐵路。

但先祖母却一定要趁民船，乃因時當庚子義和團之後，先祖母深憶我國受洋人的欺凌太甚，不願用洋人發明的舟車。有一次，我們舟過嘉興，老人家張貴帶我上岸，到車站去看火車。並且要我向先祖母建議，就在嘉興換乘火車，就可以早到杭州幾天。我回船之後，向先祖母說了，她仍不贊成。一直到了民國成立之後，她才肯乘火車輪船。她認為有了民國了，就可以抵抗外侮了。她的愛國家尚民主的思想，是極值得敬佩的。

民國四年，我十一歲，先大伯父荀伯公於暑中回興化，為先祖母祝壽。看我在家塾中讀書，認為不宜。乃稟明先祖母，要帶我到杭州入學校求學。先祖母知道先大伯父母結婚多年，未有子女。而他又恪遵先祖父不納妾、不蓄婢、不吸鴉片烟的遺訓，不願置妾，却有意要將我承繼為他的兒子，所以立即答應。先祖父的這三條戒律，乃是針對當年的仕宦之家而言，並為先祖母平時常常稱述的。先祖母雖則捨不得我離開她的身旁，但為了我的學業前途，却囑咐我要隨先大伯父去，要聽話，要用功。並且答應我，常常到杭州來看我。

我隨同先大伯父母自家中的西後門口上船，記得是在晚上。據說，我自開船以後，哭了一夜，並且一直在叫郭呆子。此事，後來為家人傳為笑談。郭呆子以後每逢先祖母到杭州來，必隨同到杭，在我家活到九十幾歲，才在興化逝世。我們在上海停留了幾天，由謝三舅父名成，帶我到新世界去遊覽。他問我歡喜什麼玩具，我看中了一盒建築積木，一問要大洋一元二角，便不敢開口。三舅父再三的問，我才說了，他就買了送給我，這也是他們引為笑談的另一件事。這一盒積木，我保存到抗戰，還是完整的。杭州淪陷，才失去了。

先大伯父母此時已經移寓在杭州新市場青年里，這是他們自己建的住宅。新市場本來是滿州駐防營，稱為旗城，杭州人則稱之為旗下營。在滿清以前，杭州城本來是與西湖相連的，出城就可以遊湖。自從有了旗城，杭州便與西湖隔開

了。要出城游湖，要先通過旗城，才能出湧金門。漢人經過旗城，常受到旗兵的侮辱；女子更常受到輕薄。旗城每晚關閉，只有農曆六月十八日的晚間，因值觀音大士生日的前夕，才城開不夜，准許杭人往遊夜湖。辛亥光復之後，旗城拆除，西湖重新與杭州相連接。旗營改建為新市場，先大伯父是首先在新市場購地建造住宅的人。因前面為青年會的預定地，所以命名為青年里。

青年里的住宅共有三進，大門及大廳兩進，是原有的舊屋，只稍微加以整修。後進新建的三樓三底，是當時的所謂洋房，也不過是下有地板，上有灰樓，窗子上有玻璃而已。樓下正中前面是內客廳，後面是樓梯。左首一間，是先大伯父母的臥室。右首一間，是留待先祖母來杭時住的。樓上正中一間空着，左首一間，是由我的四姑母居住，我則住在右首一間。立在樓上走廊上，可以看吳山。從房間向西的窗子，可以看到西湖的一角。我在這間房中，住了十多年。我結婚時，也是以此室為洞房。

我到杭州以後的第一件事，便是由先大伯父帶我去投考小學。杭州在滿清時代，原分設仁和錢塘二縣。清季興學，就創辦了一所仁和小學與一所錢塘小學。民國成立，兩縣合併為杭縣。仁和小學改名杭縣縣立第一高等小學，錢塘小學改名為第二高小。現在在臺灣的陳定山兄，是仁和小學早期的學生；蔣慰堂（復聰）兄，是錢塘小學早期的學生。先大伯父要我考第二高小，校址在佑聖塘巷，與第九初級小學，同一個大門出入。裏面却是分隔的，兩校並不相通。

入學考試只考一篇國文作文，題目是節儉說。這個題目是我在興化就學時做過的，並不覺得困難。入校以後，才知道二三年級，各只有學生一班，每班各只三十多人。換言之，全校學生不過一百人左右。每個學生的名字，用竹牌寫着，掛在大門內一塊黑色木板上。有一位鬚髮皆白的老門房，坐在大門口。每一個學生進出，他皆能說得出姓名，隨將時名牌掛上或取下。遇到天寒或是下雨，家人有送衣服來的，有送雨傘來的，他也記得清清楚楚，從來不會弄錯。

江北方言將近一年方改

我每天一早，由家中的厨司阿洪送我上學。並於下午到校，接我回家。不問晴雨，都是步行。其時家中已經有自用的人力車，也僱有常用的車夫。但是先大伯父要養成我勤勞節儉的習慣，從來就不許我坐車上學。阿洪，紹興人，本來是家中的轎夫。因為有了人力車之後，轎子不用了，他就改任廚房的事。他送我到校之後，就買了菜回去。

校中只有少數的住讀生，多數都是走讀。午間在學校大禮堂吃飯，每六人一桌，由一位教師陪同吃飯。教師未吃，學生不可以先吃。教師放下筷子，學生不能再吃。在吃飯時，不許談話，也不許發出笑聲。我初初到校，常常吃不飽。因為我吃得慢，又不會先取菜。

我因為在興化生長，講的是江北話，在同學聽來，頗覺得特別。杭州話，其實也並不好聽。將近一年之後，我聽講或是發言，才不再發生困難。

難。

學校的管理很嚴。不但不能在天井中拍小球，不能在操場中亂跑，就是在教室中削鉛筆，也是不允許的。每天上學，要先到至聖先師牌位前鞠躬行禮。放學時，也要全校學生，依班次及長短排好了隊，再整隊經過至聖先師牌位前，一行了鞠躬禮，才可以走。在每一個教室中，懸有紅黃藍白黑五色的木牌，每個學生的操行成績，隨時由教師將學生名牌，在這五種顏色上，升上或是降下。所以同學的品行如何，有無犯過，人人皆一目了然，無法隱蔽。另有一間黑房，專對重大犯過的學生，作禁閉之用。

每天上課七小時，每週四十小時（星期六下午二小時）。因為學生人數不多，教師可以注意到每一個學生的成績，或予以個別指導。我因為沒有進過初級小學，所以手工、圖畫、音樂、體育各課的成績，都不甚好。每次的全縣運動會，我連團體操，都參加不到，自更不會擔任選手。每年的孔子祭典，高年級要擔任脩舞，也沒有我的份。我看他們在學校天井中練習，並且在祭孔之後，每人可以分到一斤的胙肉，內心頗為羨慕。至於每次校中的展覽會，在手工部份，也沒有我的作品。我每次要做手工，尤其是編紙，都要在一大早，先去請教住在我對房門的四姑母，也就是小姑母。她名姓姍，曾在杭州橫河橋女子師範學校肄業，所以會做。但是她教了我之後，我到校中仍舊做不好。只有每年春秋兩次的遠足，全校師生要整隊步行到西湖的曲院風荷，這是二高的校園，並且沿途唱着龍飛鳳舞到錢塘的校歌

時兒是味有燈奇

，我都是參加的，得以有一次遊湖的機會。
民國六年，先大伯父正式稟明先祖母，並徵得先本生父母的同意，要以我入嗣。先祖母特自興化到杭州，親自主持大典。我幼時原由謝外祖父，為我命名冠華。其時尚在滿清時代，冠華二字，實含有民主的意味。我入嗣時，先大伯父先為改名毅成，係照譜序為「成」字輩，並謂我做事常知難而退，故以「毅」名之。又以我好太動，故字之曰靜生。入嗣之後，改稱大伯父母為父母，本生父母為叔父母。

魂夢為勞故里早成平地

當時的高等小學為三年制，我於民國七年畢業，列第三名。因從未進過初等小學，而能有此成績，家人均頗為嘉慰。我在小學時代的老師，為校長程培甫先生，國文兼歷史教員趙毅成先生，國文兼地理教員錢人傑先生，國文教員張元孟先生，英文及數學教員張子成先生，習字教員凌有章先生，手工及圖畫教員王伍先生。至於同班的同學現在在臺灣的，只有錢謙一人。另外尚能記得起姓名的，有邱人鑄、錢止棠、葉國華、王均棠、陳茂綏、蕭民濤、殷李歡、左起傑、丁繼光、張錫鎬、許家祥、馮本孝、邵百新、龔豪、徐猛宣其恭等。宜君在抗戰勝利之後，任母校的校長。但是校名已經改為杭州市立佑聖觀巷小學，不分初小與高小，六年畢業。我每天去梅花碑浙江省政府，必經過學校門口。看到許多小學生，背着書包，進入校門，恍如我自己倒退了數十年，正夾在他們之中。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三

日，我應校長之約，回到母校參加校慶紀念。我求學時期的老校長程培甫先生也到會，眉髮全白。談及當年的教師，十九已作古人。而藹然仁者的老門房，則已逝世二十一年。惟校舍仍和當年一樣，我重新走進了我求學時期的教室，與吃午飯的大禮堂。我當年用過的桌椅，經過迭次的戰亂，已全部更換，但方向與位置，我還記得。

兒時所留的印象，最為深刻。我晚間常常有夢，雖則我一生到過很多地方，住過很多不同的房屋。但是常在夢中出現的，都是興化的誰園與杭州的青年里。近年有兩次夢，我醒來記得最清楚。一次是我回到了誰園，特地去看大門內的白石刻獅，用手去撫摸，因兒時不慎，致將黑墨染在上面，留下了一方小黑塊。這是我一直在內

心中不安的事，因當時恐受先祖母的責備，沒有敢告知她，家人也都為我瞞着。事隔五十多年，忽然在夢中出現。另一次是我全家回到杭州，進入了青年里的故居。我抱着長孫念中，吾妻及諸兒女均同行。我夢中的青年里房屋，完全照舊。我並且對念中說：這房子以後是你的了！其實，誰園於抗戰勝利之後不久，即因共匪竄擾興化，拆成平地。青年里房屋，也早已由先父於民國十三年，出售於商務印書館杭州分館了。

童年的回憶，是最甜蜜的。所惜者，兒時門巷，已淪陷於匪手者二十二年了！但望早日歸去，重溫舊夢。這就是我現在最大的心願了！

五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凌晨寫畢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中外雜誌每月出版，人人爭購。
遲了就買不到，敬請長期訂閱，
以免向隅。

售價及訂閱價目：（平郵免收寄費航空另加）

△國內零售每冊新臺幣拾伍元、訂閱全年壹佰伍拾元。

△港澳零售每冊港幣貳元伍角、訂閱全年港幣貳拾伍元。

△其他海外地區零售每冊美金伍角、訂閱全年伍元。

訂閱兩年二十四期美金玖元伍角。訂閱卷年三十六期美金拾肆元。